

曹文轩



CROWN CLASSIC
引领儿童文学新主流阅读

黑瓦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丛书

我和马水清躺在床上，带了些恐惧，少许惆怅，少许感伤。我回想着这几年
的往事，等待着一个新的日子。

新的日子，也不会使我们回到从前。从前是永远也回不去了。自从进入黑
瓦房之后，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我的日子，一个个地比以往任何时候更
容易变成“从前”了。我有一种感觉，好似一叶扁舟离了岸，欲靠拢，却
一个劲儿地往前漂流。是那么无奈与恐慌。

（美绘版）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CROWN CLASSIC
引领儿童文学新主流阅读

(美绘版)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丛书

曹文轩

黑瓦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当代
儿童文学
名家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黑瓦 / 曹文轩著.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1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丛书)
ISBN 978-7-5007-9537-7

I. ①黑… II. ①曹…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7528 号

HEI WA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丛书)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总策划: 缪惟
本书策划: 缪惟 高秀华
责任编辑: 缪惟 高秀华
美术编辑: 缪惟
助理编辑: 金银銮
装帧设计: 缪惟 潘宏伟
陈鹤
责任校对: 永通校对公司
责任印务: 杨顺利

社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编室: 010-64035735 传 真: 010-64012262
发行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 t t p: //www. ccppg. com. cn
E-mail: zbs@ccppg. com. cn

印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20×1010 1/16 印张: 11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35千字 印数: 12000册
ISBN 978-7-5007-9537-7 定价: 26.8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卷前感言

樊发稼

张之路、曹文轩、秦文君、黄蓓佳、杨红樱……

——此刻，当我书写这些作品早已走出国门的知名作家的名字时，胸臆间油然泛起一阵难以言表的情感涟漪：

钦敬吗？感谢吗？欣慰吗？自豪吗？

是的，我钦敬他们，感谢他们。

他们以不懈的创造性劳动，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宝库增添了如许难得的珍品；他们以一颗弥足珍贵的大爱之心，为亿万少年儿童精心制作了那么多的上佳精神营养品。

以他们（当然还有其他众多成就卓著者）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为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华夏儿童文学崛起于当代世界儿童文学之林，做出了杰出的奉献。我们怎能不惬意欣慰，怎能不为拥有这样一批优秀作家而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呢？

任何时代、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学，都和一些作家闪光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他们的名字是一种标志，一种品牌，一种象征。

我们不能设想，倘若缺失了张之路、曹文轩、秦文君、黄蓓佳、杨红樱等等一批著名作家，中国儿童文学的形象会怎样黯然失色。

如果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是一片无际的森林，他们就是这片森林中耸立的伟岸高树；如果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是一条浩瀚的银河，他们就是这条银河中熠熠闪烁的灿烂星座；

如果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是一块宏大的版图，他们就是这版图上一座座雄伟重镇。

现在，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将上述五位作家的部分优秀作品，集结推出，这便是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丛书”。

这套丛书分为20册，涵盖了除诗歌以外最重要的体裁样式：小说、童话，还

有散文。

对这些作品本身的重要文学价值以及它们各具风姿的艺术、思想特色，无需我在此赘述，广大读者和时间老人是最好的鉴赏者和评判者。

我只想说——

这些儿童文学精品的重要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决不会被今后漫长岁月的烟尘所淹没，它们必将成为当下和未来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读者倾心喜爱的精神食粮。

我们不能不佩服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编辑们的睿智眼光和不凡魄力。他们果断地选择了这些作家，而且以如此精美的形式盛装推出作家们的优秀作品。

我希望现在读者诸君看到的，只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丛书”的第一辑，今后还会陆续出下去，真正成为世人了解和熟悉中国儿童文学旖旎风光的一排窗口。因为“重量级”或者说“大腕级”的健在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决不止上述五位；即使这五位作家，其人们耳熟能详的有些代表作，可能由于版权等原因，也暂时未及列入本丛书中。

**值此套分量厚实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丛书”隆重推出之际，
我谨以儿童文学战线一名老兵的身份，恭恭敬敬地道一声：
竭诚感谢一切胸怀赤心、为国争光的儿童文学作家！
向所有襟怀宽阔、眼光远大、不断奉献的中国少儿文学的编辑们致敬！**

2009年8月22日于北京南方庄寓所

本文作者樊发稼系诗人、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原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曹文轩，1954年生于江苏盐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文学作品集有《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追随永恒》、《甜橙树》等。长篇小说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细米》、《青铜葵花》、《天瓢》、《大王书》等。主要学术性著作有《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小说门》等。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曹文轩文集》（9卷）。《红瓦》、《草房子》、《根鸟》、《细米》、《天瓢》、《青铜葵花》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分别被翻译成英、法、德、日、韩等文字出版。获省部级学术奖、文学奖40余种。其中有国际安徒生提名奖、中国安徒生奖、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中国图书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图书奖、宋庆龄文学奖金奖、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奖、冰心文学大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金蝴蝶”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等奖项。

- ◎ 《再见了,我的小星星》(小说),1988年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 ◎ 《山羊不吃天堂草》(长篇小说),1992年获第三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金奖,1993年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儿童文学作品集评奖一等奖,1995年获台湾《民生报》、《国语日报》、《儿童日报》、《幼狮少年》月刊等联合主办的“好书大家读”年度长篇小说类创作最佳奖;
- ◎ 《蓝花》(小说),1993年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
- ◎ 《草房子》(长篇小说),1998年获第九届冰心文学奖大奖,同年获台湾《民生报》、《国语日报》、《幼狮少年》月刊等联合主办的“好书大家读”年度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1999年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 ◎ 《红瓦》(长篇小说),1999年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二等奖,2000年获北京市文学艺术奖;
- ◎ 《根鸟》(长篇小说),2003年获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佳作奖;
- ◎ 《细米》(长篇小说),2004年获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在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55周年文艺作品征集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
- ◎ 《青铜葵花》(长篇小说),获台湾《中国时报》2005年十大好书奖,2006年获台湾《民生报》、《国语日报》、《儿童日报》、《幼狮少年》月刊等联合主办的“好书大家读”年度长篇小说类创作最佳奖,2007年先后获江苏省精品图书奖、凤凰传媒集团2006年度畅销书奖、第十届中国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政府奖、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优秀儿童文学奖;
- ◎ 《大王书·黄琉璃》(长篇小说),2008年获中国图书奖。



目 录

第一章 丑人 /1

第二章 染坊之子 /46

第三章 乌鸦 /79

第四章 蓝花 /108

第五章 柿子树 /133



第一章 丑人

我将自己整天封闭于家中，不愿到光天化日之下去。瘪着肚皮躺在竹床上，后脑勺枕着交叉着的双手，两腿无力地劈开，向两旁歪倒着光脚板，脑海里常常是一片空白，要不，就总是回忆那一幕幕在红瓦房中所发生的往事。倒无绝望，只是觉得世界很无光彩，人活着实在不是一件太有意思的事情。少数时候，自己还会夸张地去酿起颓废与悲哀来，甚至廉价地流出一些冰凉的眼泪。

生产队已经将我编到一个劳动小组中去了。在无人的屋后，我开始收拾担



泥的柳筐、担粪的木桶，开始在砂石上磨铁锹和镰刀，并让母亲去邻居大爷家要回两双草鞋。我看到了自己的前程：将在这块贫瘠无趣的土地上劳作、磨难，直至终了。

然而，人生实际上是根本不可预测的，生存的过程变成了一连串的偶然。就在我要平心静气，甚至要死心塌地地做定自己的角色时，大队干部忽然送来个通知，让我读高中去。我将那通知看了又看，觉得这件事不可能，便冷淡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来说：“杜长明下台了，汤庄的那个汤文甫夺了权，将录取的名单重新审核了一遍，刷下去几个，又补上来几个。”就这样一个小小的颠覆，我才进了黑瓦房，并将我未来的历史写成了另外的样子。

二

在这前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油麻地中学托那个时代的福，居然很兴旺了一阵。这个偏远的农村中学，竟然一下子接纳了五六位从城里下放来的中学教员，其中甚至还有几位是名牌中学的名牌教员。这些教员讲课各显风采，堪称一绝。

比如说戴希民。昆山人，矮个，长脸，光光的大脑门，说话慢条斯理。讲课时，十指轻按在讲台上，掌心优雅悬起，一动不动。讲历史，从秦皇汉武，一直讲到共和国红旗漫卷，神色始终如一，不要讲稿，不打一个磕巴，不说一句车轱辘话。一堂课下来，全体长嘘一声，而他不等嘘声完毕，已将双手插入裤兜，绝不回首，挺胸而去。



再比如说范建业。常熟人，胖而白，两眼垂了两个沉甸甸的眼袋，像水泡泡，肉鼻子，大嘴，讲数学，不在黑板上多写一个字，也不在嘴中多吐一个字。那一脸自信的神色在说：我老范讲数学，绝不重复。因为用不着重复。与下课钟声同时的，是他手中的一个粉笔头，垂直、干脆地落进粉笔盒中。他活生生地让我们领略到：大千世界，万物峥嵘，数乃最美。

这些人构成了油麻地中学最辉煌的一段历史，他们后来的离去，使油麻地中学顿失灵性，从此一蹶不振。

但，对于我来说，我永不能忘，也永不敢忘的老师是艾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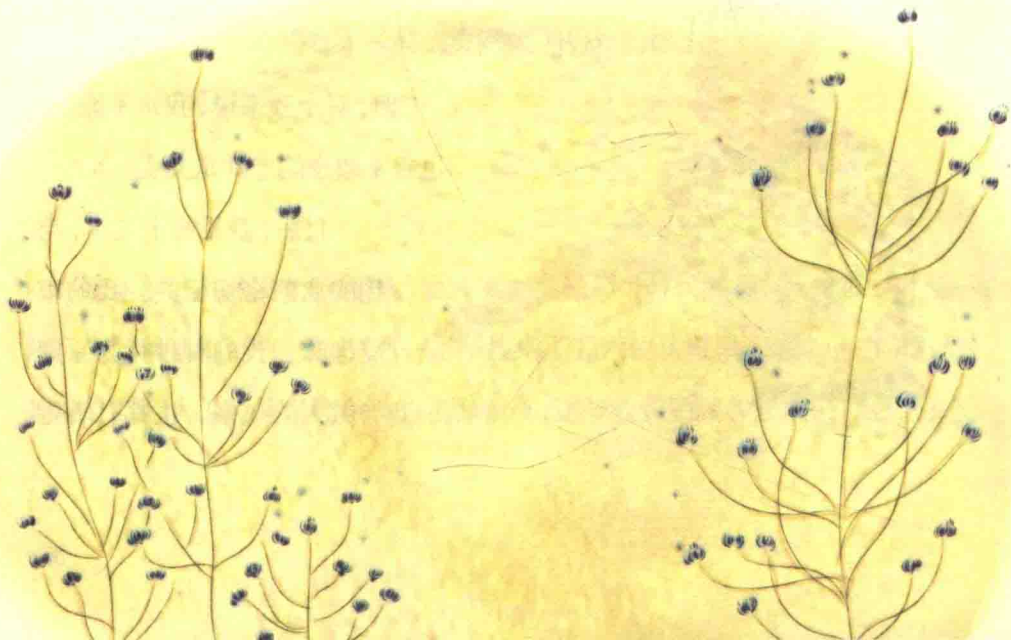
日后，我投身于文学，与她的启蒙密切相关。我的审美趣味，我的种种行为原则与做人的风格，也都有着她



的影子。她将以她高而瘦弱的身影伴随着我，一直到我終了。她于我而言，我只能使用一个词——永在。

严格来说，艾雯本不属于油麻地中学，亦不属于这个时代，甚至也可以说，不属于这个世界。但，她就是来了，来到油麻地中学，做了我们的语文老师 and 班主任，那是在我刚读高二的时候。

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我们正在廊下慵懒地接受秋阳的照晒，艾雯出现在白杨夹道的那头。飘飘地，她就走过来了。瘦而高，轻飘如纸，单薄如箴，让人心里说：一阵风来，莫不要把她刮跑了！她的脸太长，中间又凹进去，突出个额头与下巴来。背略驼，两肩一高一低，身体就显得有点倾斜。我想起了我家中一只被鹰打伤了左翅的鸽子在大风中斜斜飞行的样子，想起了河边一架被大风折断一叶大篷的风车。她的脸两头翘而如犁铧。飘飘地，她走近了。她的头发剪得过分短了一些，脸色有点苍白，眼窝四周是淡淡的黑晕。她的脖子上系了一条轻柔的纯白纱巾。她飘飘地走过去了。我们转动着脖子，看到那条纱巾在她的脑后长长地飘动着，像行云的尾巴。夏莲香伏在陶卉的肩头上，小



说了一句：“这个老师长得真丑！”

艾雯毕业于复旦大学。

邵其平一直做我们的语文老师与班主任。艾雯一来，他就去了初中部，把原先的角色让给了艾雯。

她站到了讲台上。她朝我们看了看，目光很柔和，柔和里又有些生疏和慌乱。她把语文书放在讲台一角，直到下课铃响之前，未再动它一下。

“什么叫‘语文’？”她的声音很柔弱，她没有力气。但一开始，就把人抓住了。我们学了十年语文，可从未想过，也没听一个老师讲过何为“语文”。她也没打算要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目中无人的样子，一字一句地讲下去。她身后的黑板始终干干净净，黑亮黑亮地衬着她，没有落下一个粉笔字。她把话题一层一层地讲开来，最后讲到文章上。她说：“人都应该能写文章，最好是写一手好文章。日后，无论走到哪儿，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要有这个最起码的功夫。”她向我们讲了世界上几个大数学家，说他们的数学论文写得有多好，还很流利地向我们背诵了几段。她走出教室后，我只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学过语文，心里感到寒酸得不行。

过了两周，艾雯将我们写的两篇作文一一改完，又上作文课时，她没有再让我们写作文，而是把作文

本抱到教室里，专花一节课来讲评作文。讲到快要结束时，她从一堆作文本里抽出来一本说：“我们班，林冰的作文写得最不好。”



全班同学就都掉过头来看我。

一下课，乔桢就吹笛子，吹得神采飞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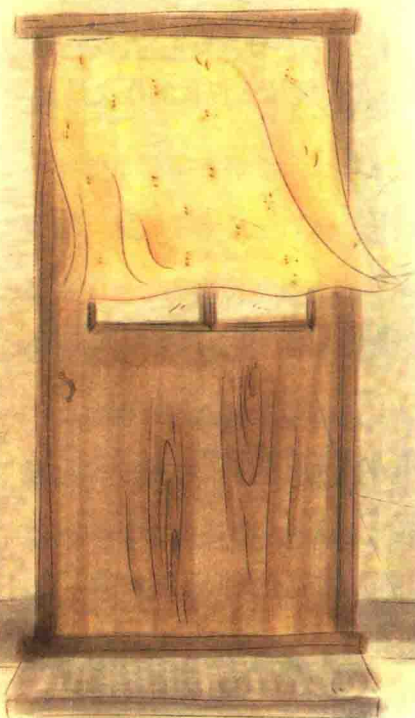
我偶然一瞥，见到陶卉正把那对眼睛藏在夏莲香身后看我。我立即想到大串联时，她在江轮上对我的作文所做的由衷的赞美。于是，我觉得她的目光里满含疑惑，那是一种自以为看到了宝玉却被一个识得宝玉的鉴赏家揭穿其为陋石之后的疑惑。我觉得大家都在悄悄地看我。我突然一把抓起发下来的作文本，将它左一下右一下地撕成了碎片，扔在地上，然后，几乎是要哭出来一样，走出了教室，走到了油麻地镇上。

几乎整整一个白天，我都独自坐在小镇南面的河边上。秋天的大河很清静，只有一河秋水在显然瘦弱了的太阳下缓缓流淌。我几乎是一个生下来就自卑的人，我对自己总不能自信，唯一能够使我感到骄傲的就是我的作文。然而，就这一点现在也被否定了。我感到自己很无能，心中满是悲哀。但也很不服气：谁不说我的作文好？邵其平老师说：“我们班，林冰的作文写得最好！”你艾雯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说“我们班，林冰的作文写得最不好”？我用手一把一把地将身边的茅草连根拔了起来。与此同时，我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咒骂她：“丑人！丑货！丑八怪！……”我甚至好几次从牙缝里挤出了脏字。每挤出一个脏字，就仿佛打出了一颗子弹，我真是仇恨这个丑人。

天黑透了，我才回学校。

乔桢，居然还在吹笛子。那笛声一会儿欢跳欢跳的，一会儿醉迷迷的，一会儿悠然如晴空里一条万米长的绸带在抒情地飘动。

我直奔艾雯的宿舍。但在我就要走到她的宿舍时，有片刻时间，我居然忘记了自己要去干什么。出现欲念顿失的现象，竟然是因为我看到了她窗上的一



方窗帘。

这地方上的人家，一为贫穷，二为习惯，是谁家也不用窗帘的。一些人家用竹帘遮挡，而更多的人家，并不害怕别人会看见什么，干脆任何遮挡也不用。油麻地中学的女教员有挂窗帘的，那不过是一块床单或一块旧布。而我眼前的这块窗帘，在这八月的宁静的乡村之夜，实在是好看极了。这是一块基调为鹅黄色的窗帘，这种颜色神似初春时河柳梢头的新叶所酿起的树烟。屋内的灯光将它映照，它淡雅而鲜亮，仿佛在这无边的黑暗里，只有这么一扇窗口，而因为有了这唯一的窗口，那无边的黑暗就不再那么令人压抑了，连空气都变得清新了许多。这小小的幕布，安静地面对着田野，面对着我。我看到那上面还有一些似有似无的淡紫色的小花。它们零星地不骄不躁地装饰着这块夜的幕布。

然而当时，在对那窗帘作了片刻的凝望之后，我心中依然燃烧着质问的欲望，紧走几步，重重地敲响了艾雯的门。

“是谁？”

我不回答，依然重重地敲着门。

门打开了。

“是林冰。”她做了一个让我进屋的手势。

我固执地站在门外，声音有点控制不住地问：“你凭什么说我的作文是全班写得最不好的？”

她望着我笑了笑，“你生气了？进来说，好吗？”

我一脚踏进她的房间。

她搬过一把椅子，让我坐了下来。这时，我斜看了她一眼，发现灯光下她的鼻梁两边还有一些细小的雀斑。

“你真生气了。”她的双眉飞动了一下，嘴角边依然漾着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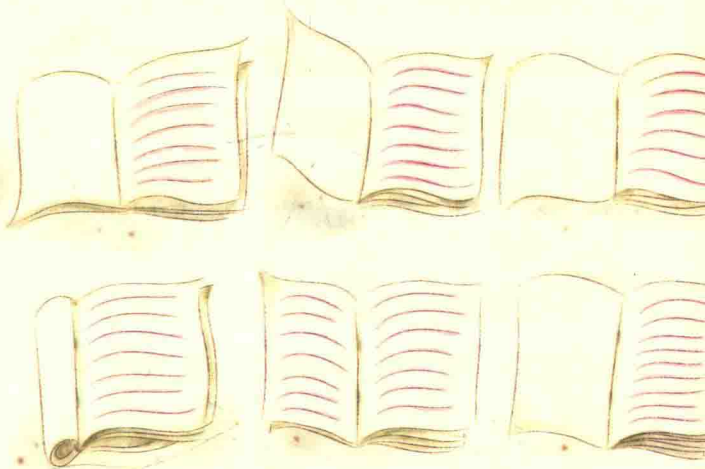
“你凭什么说我的作文是全班写得最不好的？”

她拉开抽屉，取出六个作文本来。我一看，都是她前不久向我要去的，她说她要看看我过去写的作文。她抽出最底下的一本说：“这是你今天撕掉的那本。”我一看，果然是的。但都已被她用纸仔细地糊好了。

“你为什么要撕掉它？”

“因为，它是全班写得最不好的作文。”

她把我的作文按时间顺序在她的床上排开，并一本一本本地打开，然后把我叫过去，“你自己来看吧。我们且不说作文的内容，就说这字。你不觉得你在一年一年地浮躁起来吗？初一



时，你的字还写得那么干净、稳重。可到了高中，你倒把字写得张狂起来了，一笔一画的，都不踏实了，往轻浮一边去了。”

我从第一本作文一本一本本地看过来，血液便一阵一阵地涌上脑子。我分明觉得，那六个作文本一本一本本地连接着，在好几年的时光里，铺成了一条我走过来的路。那路居然是那样地清晰，我的目光在这条路上走来又走去。我的脑袋沉重如夯，额上、脖子里都汗津津的。

她的声音在我耳边响着：“这六本作文中，各有一篇写到了春天。第一本里，你写春天，写得稚拙、朴实。你看这个句子——这个句子很好，把春天柳絮纷飞的样子，把春光带给人的温暖感觉，写出来了。虽然你几乎还一点不知道写作，但所有的文字，都出自你的一番真诚。”她又很仔细地讲我的第二本、第三本作文……一路讲下去，有时为一个句子，给我讲出那么多道理来，“后来，老师们都说你作文写得好，你就觉得自己很有才气，写作文时，就沉不住

气了，静不下心来，还特别想表现自己的才气。你看看，这些句子越写越膨胀了，写到现在，就膨胀得不行了。堆了那么多华而不实的形容词，像要跟人比谁的财富多似的。你看这个句子，有这个必要这样写吗？夸张得那样蛮横。才气有时候是害人的。你要知道这点才好。这最后一篇作文，写得很炫目，但缺少真诚……”

她的话不绝于耳，依然那样没有力气，但却字字句句

清晰真切，带着那柔软的南方口音，声声入耳。这声音，我日后千

